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趺。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貧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鑄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虛。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謂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偏獮。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

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株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越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塗。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

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憚。凌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詎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不寃。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滄淵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歸。獵者逐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同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撫。而天

下嚮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鎧相望。未至。兵交接刀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看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轡。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壤鄭淮。頽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鍛短鎚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眾破於柏舉。楚國之强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剗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輶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欵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憫。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衡也。伐棘叢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刎斬筭。奮儻鍔。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蟠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

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驕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詐周還。倨句訟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訟伸。不見朕聲。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鎧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退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者。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磬。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鎰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十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隣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蛇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郤。笠石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急亂。饑渴凍暘。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諺。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燃。左右不相干。受刀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發。故勝定而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

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墳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彼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若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玉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是故傷敵者眾。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括。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檻盆盃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眾。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眾。此言所

將非言所戰也。或將眾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眾者，用力詰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天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形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曠哉，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鈴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揮，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箇鎗，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

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眾。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談合刀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壯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寘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

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令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實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醴。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如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設高壺。丘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

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盡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鷗鷺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震。疾如風雨。擣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超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賅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

蔚伏見用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揭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鍊鉞牢重固植而難忍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賴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賜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奔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闢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越王選卒三千人擣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趣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鉞斧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髒設明衣也。鑿山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鶻。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板車。引輜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蹄踝。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籍與竽。念慮者不得固。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